



传迷社

郭澄清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073

社迷传

郭澄清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5年·北京

社 迷 传

郭 澄 清 著

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4 1/8 印张 87千字
1965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1—99,000 定价(5)0.30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映人民公社生活的中篇小说。

書中集中刻划了“社迷”高大虎的英雄形象。高大虎是个老貧农，从合作化以来，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。成立人民公社以后，更加积极热情，把全部精力献给集体。在困难面前，他挺身而出，发现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，他坚决斗争。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，表现出顽强不屈的英雄气概和忘我的革命精神。

除“社迷”高大虎以外，書中还描绘了支部書記李三刚，青年社員刘小春、高文华、刘小兰的生动形象。書中以朴素、明快的語言，描绘了丰富多采的社員生活，写出了人与人的新的关系，集体和集体之間的共产主义风格，正确对待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。

统一书号: 10009·531

定 价 三 角

小 段

天津南，济南北，河北、山东交界处，有条排水河，河名四女寺。

这条河，是黄河古道。它水宽堤高，气势雄伟，弯弯曲曲，象条银龙，跨过津浦路，注入渤海湾。

河的两岸，是肥沃的平原。如果在夏秋季节，你来在这里，就象进入了绿色的海洋。各种各样的庄稼，油绿闪光，一望无际，和瓦蓝的天幕连在一起。大大小小的村庄，象一座座的岛屿，星罗棋布，浮沉在波浪滔滔的绿海里。这时，你会情不自禁地说：

“华北平原米粮川，名不虚传！”

在这美丽壮观的原野上，河南不远处，一拉溜摆着三个村子——西边，是刘庄；东边，是李庄；当中，是高庄。

高庄是个小村，总共也不过五、六十户人家，它和东边的李庄，是个联村大队。村子不大，村容倒很秀丽。大街小巷，处处干干净净。高墙矮垣，段段整整齐齐。街道两侧，杨柳夹道，绿枝成荫。用白灰刷过的墙面上，写着一些红色的大字标语：

“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！”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“总路綫万岁！”

“大跃进万岁！”

“人民公社万岁！”

“.....”

在“人民公社万岁”这条标語旁边，有一个坐北朝南的院落。这个院落，原来是地主的房产。土改时，分給了貧农高大虎。

如今，高大虎有个外号，叫“社迷”。

这位“社迷”高大虎，今年四十七岁，是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。可是，他的名气很大。甭說当庄的老少爷們儿，就是周围十里八村，甚至全社全县，差不多都知道他。真是隔着窗戶吹喇叭——名声在外。

村里人們，想給“社迷”作个传。这类問題，当然要找我这“写稿迷”。

我，能力虽小，胆量却大，一口应下了这个差事。我从沒写过传记，也不知該从哪里开头。这里，我先交代交代“社迷”的来历吧。

社迷高大虎，长得膀闊腰圓，五大三粗。他坐下，象个蹲門石獅；站起来，犹如半截鉄塔。他說話很有风趣。比如：我这回去訪他时，問他說：

“大虎叔，解放前，你有多少产业？”

“唔！产业嘛？不算少呀！”大虎叔笑咪咪地說，“象头顶上的天啦，河里的水啦，白天的日头啦，夜里的星星啦……哪一样能說沒有我的份儿呀？”

“属于你自己的呐？”

“哦！那只有三样儿——一是汗，二是泪，三是爹娘抛下的賬！”

“那么說得四样吧？”我就势打趣說，“还有你自己呐？”

“你說我这百十斤穷骨头呀？唉！那时也不属于自己，已經‘租’给人家财主了！”

大虎叔說罢，咯咯地笑起来。

我因常年不在家，对他当前的家境也不大清楚。問他时，他吃惊地說：

“噢！这你还不知道？——万八千亩地，三几千口人，猪羊滿圈，騾馬成群，有魚塘，有果林……”

“你說的这是公社吧？”

“你問的啥？”

“我問你家……”

“家不就是社，社不就是家嗎？”

确实，大虎自从入了社，社就成了他的家。社里的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，都是他的“心尖子”、“眼珠子”，他宁可豁上命，也不讓它們受損失。

办社初期，在打社的第一眼井时，井下突然冒出了流沙，井盘歪斜了。当时，正在井下挖泥的人們，都吓得面黄失色，赶紧爬上井来。誰都知道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不挖了，任凭流沙上冒，这井就算完了；如果冒着危险挖下去，战胜流沙，井就有可能保住。当时大虎想：“社刚办，底子薄，如果劳民伤财井打不成，不光生产計劃不能实现，有些人还会借此刮起一股黑风，要把社吹倒！……”他想到这里，閃了衣裳，就要下井。他这种行动，影响了大家。小春上前拉住他說：“大叔，讓我下！”大虎拔拉着小春的脸蛋儿說：“你小小的年紀，干不了这大事！”接着，高大龙又上前搶着下井。大虎指着他的胡子說：“这可不是你这胡子兵干的活儿！”此后，又有好几个人要下井。結果，都被大虎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阻止了。最后，他硬

是掙脫了大家的阻拦，独自一人下去了。大虎下去后，井壁上不断塌土落砖，情况越来越危急。当时，井口上，有些人大声喊叫，让他上来。可是，井下的大虎，却泰然自若，毫无惧色。他笑哈哈地说：

“……如果我死在里边，你们就在井口堆起个坟，说社员高大虎，为打井而牺牲……”

大虎说着话，干得更猛了。这种忘我的革命精神，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，深深感动了每个人的心。接着又有几个人下了井。就这样，这眼井终于打成了。

事后，有人问他：“大虎呵，解放前，干活你是个滑头，土改后，你干活不惜力，现如今，你干活不惜命！这是咋的回事？”

大虎说：“因为，活虽一样，‘字号’变了！”

“咋变了？”

大虎说：“解放前的活儿，‘字号’是‘地’；土改后的活儿，‘字号’是‘我’；现今的活儿，‘字号’是‘社’了！”

“那也不能不要命呵！”

大虎说：“有‘社’才有‘命’；没有‘社’，就没有‘命’！再说，要是‘命’不为‘社’，它还有啥用？因此，叫我‘社’和‘命’，是一码事。”

当时，有人说：“大虎活是个‘社迷’呀！”

其实，早在正式办社前，大虎就已经是“社迷”了。

那是一九五三年初，村里才刚有一点办社的风声。大虎听说办社是毛主席说的，他就领着一伙人，办起社来了。

谁知，办社这件事，并不象大虎想的那么简单。按大虎的想法是：大家把牲口、土地放在社里，把心也放在社里，社就腾云驾雾地起来了！没想到，由于他们缺乏经营管理经验，加之

社員成分不純，有的人總想渾水摸魚，胡亂搗鬼，結果，社還沒辦出百日去，就垮台了。鬧“分家”時，這個揀這東西，那個挑那東西，大虎啥也不看，卻指着農業社的大招牌說：

“我就要它！”

大虎扛着招牌回到家，他老婆問他說：

“你分來的啥東西？”

大虎把紅字閃光的招牌一舉，笑呵呵地說：

“這個！”

他老婆說：“社都垮了，留它啥用？快給我燒了吧！”

大虎堅決地說：

“不！總有一天，它還要挂出去的！”

大虎一邊說着，就找來一塊大紅布，把那招牌包了起來。

他老婆見這情景，就說：“俺見過‘書迷’、‘棋迷’，也見過‘戲迷’、‘財迷’、‘媳婦迷’，還從沒見過象你這樣的‘社迷’哩！”

大虎說：“你夸奖了！現在我還不夠資格，今後我要想法再把社辦起來，積極爭取當個‘社迷’呀！”

大虎說到就辦到了。半年後，高莊的農業社重新辦了起來——那塊大招牌又挂出去了。

到這裡，“社迷”的來歷就算交代完了。不過，隨着形勢的發展，時間的推移，農業社變成了人民公社，這“社迷”的含義，也發生了變化。

有一回，半夜三更，大虎一覺醒來，忽然聽不見地里的馬達声响了，心裡就着了急。那時候，正是澆地種麥。開機器的機手，就是大虎的兒子高文華。大虎想：“是不是文華貪睡覺，把機器停下了？”於是，他一骨碌爬起來，便向地裡走去。

大虎來在地裡，一看，原來是機器出了故障，文華正在忙

着修理。对修理机器，大虎插不上手。于是，他又回村来了。在回村的路上，可巧又碰上了刘庄的会计刘小兰。小兰正赶着大车，到李庄附近的国库里去送公粮。走到这里，把车陷住了。大虎一见这情况，就帮助她卸车、装车，忙了一阵。结果，他忙了一身汗，着了夜风，回到家，病了一场。他老婆一边煎汤熬药侍候他，一边嘟嘟他：

“我说你呀你呀，你是个大傻瓜哟！你要是为了咱队上的事，招来这么一场灾，就算也是你的理——你是‘社迷’嘛！可刘庄还不同于李庄，跟咱村又不是一个大队，你这是‘迷’的啥‘社’呀？”

大虎说：“我‘迷’的是人民公社的‘社’！”

老婆说：“刘庄跟咱也不是一个公社呀！”

大虎说：“我更‘迷’那社会主义的‘社’！”

.....

以上，算个“小段”。

以下，“书归正传”。

第 一 章

早上。

大虎两口子，一边穿衣裳，一边唠闲咯：

“我說文华爹，你瞧，阴天了——咱那架絲瓜，我撒上化肥了，要來場雨兒，那該多好呵！”

文华娘說着，就象雨已經下了似的，乐得“啪”地拍一下巴掌。她这一巴掌，把老头子的两条扫帚眉，給拍到一块儿去了：

“哎呀，下雨可糟了！咱队上买的化肥，还没运来呐！雨要一沾道，那就麻烦了！”

大虎这些话，就象一瓢水，把老婆脸上的笑容，全給冲淨了。她压住火气說：

“不下也好。天不下雨，地就得浇，咱文华开机器，多掙不少工分哩……”

“唔！那么說，还是下雨好——虽然不下也能保收，可要增加不少生产成本哩……”

大虎說着，脑袋搖得象貨郎鼓。他这一搖，把老婆强压在肚子的气，給搖出来了，她象机关枪似地說：

“下好，下好，下吧！——咱那房还没泥呐！一下雨，就得漏！……”

这时，大虎忽地下了炕：

“哎呀，你这一說，我倒想起来了……”

老婆一听，有点高兴。她当即总结經驗：“还是軟的不如硬的頂用。”于是，她穿上鞋，下了炕，向东屋走去。她一边走，还一边喊：

“文华，快起来，帮你爹泥房。”

誰知，她来在东屋一看，屋里沒有人。原来，文华早已下地走了。这时，文华娘又嘟嘟道：

“这孩子，就是不知道輕重！夜里加了半夜班儿，队长不是叫你歇半天嗎？你偏不听話，又走了！累坏了身子咋办哪？……”

文华娘总是这样——她自言自語地嘟嘟，听口气，就象跟誰說話似的。这时，她一边嘟嘟，一边往外走。走到屋門口时，忽見大虎一手拿着泥板，一手拿着瓦刀，正往外走。她一見这光景，显然不是泥家里的房。于是，她急了。只見她，顛着小脚，紧走几步赶上去，拉住大虎問道：“你干啥去？”

“泥房頂去！”

“哪个房頂？”

“队上的倉庫！”

“哎哟哟我那天哟！”老婆嚷道，“队上，队上，你就知队上——咱这房还要不？”

“这是啥話？咋不要？”

“要你給我泥！”

“你忙啥？泥完了队的，就泥你的！”

大虎說罢，一掄胳膊，冲出門去，直带得門扇叮当山响，門口也掀起一股小风。

大虎来在街上，街上已經滿了人。你看吧，拉草的，送粪

的，大車小輛，南來北往，人喝馬嘶，鞭鳴車响；积肥的，扔圈的，大鎬鉄鍬，七上八下，叮叮作响，嗖嗖閃光……街头巷口，一片繁忙景象。你再听，村外边，嘎啦嘎啦的轆轤声，叮叮当当的水車声，轟轟隆隆的馬达声，夹杂着人們的歌声、笑声，一齐传进村来。这时，大虎被这村里、村外的景象、声响迷住了，觉得心里热滾滾的，脸上笑开了花。

“大虎叔，今天不是你的休假日嗎？”小春把一鍬土扔进粪坑，“你又來轉啥呀？”

“轉啥？我来‘监工’呐！”

“监工拿泥板干啥？”

“干啥？我要見到誰在干活时，不当鋼鉄汉，偏当稀泥蛋——我就，”大虎笑哈哈地把泥板一晃，“給他一泥板！”

这話，把人們都逗笑了。接着，队长周四成走过來說：

“大叔，你想泥倉庫去，对不？”

“你咋知道？”

“昨天我見你在那儿轉來嘛！”队长說，“我准备下午就派人去泥——大叔，你歇歇吧！”

“下午泥？你看看天气，要老天爷不等到下午咋办？”

“不准吧？”

“要准了呐？你跟老天爷去打官司？”大虎說，“四成呵，你要怕我累着，就給我派个助手吧！”

队长无可奈何地說：“那就叫小春去吧！”

大虎拍了下四成的肩：“你真会派呀！”

队长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我見你总想培养他呐！”

这时，小春在那边插言說：“大虎叔，你头前一步吧——我随后就到！”

“好啦！”大虎說罢，便向庫房走去了。

大虎正走着，忽見春海攬着車過來了。他上前一打量，只見牲口肚子沒有鼓起來，便說：“站住！”“干啥大叔？”“牲口沒吃飽就套車呀？”“我也是說不飽，二牛偏說飽啦！”春海怒氣沖沖地說，“喂一宿了，他都沒喂飽——再等到啥時候套車？這活就甭干了！”大虎一听，心想：“對呀！錯兒在王二牛身上吶！”

王二牛是個老農，種地很有經驗，喂牲口也是把熟手。可是，由於他個人主義太強，不愛護集体的牲口，牲口眼看着減成色。對此，社員們有些意見。大虎也憋了一肚子氣，早就想找他談談。這時春海這麼一說，他覺得這事兒不能再拖了。於是，便一轉身向牲口棚走去。

牲口棚在村邊上。只有孤零零的幾間簡陋的敞棚，還沒來及修院牆。因此，大虎老遠就看到小牛在棚外亂跑，又听到，休假的大牛在棚里正叫。走近又一看，棚里棚外，又脏又臭，乱七八糟。這時，他的火氣更大了，便一头闖進棚去。

他進棚一瞅，二牛正在棚角上納鞋底。便氣憤憤地說：“你咋不務正業？這牲口還要不要？”

開頭，二牛吓一跳。接着，他一看是大虎，又笑了。

大虎愛社入迷，對人从不客氣，二牛为啥不怕大虎哩？因為，大虎是他的親妹夫。在二牛看來，是親三分向，是灰熱得土——大虎不會讓我过不去。誰知，他這一笑，大虎更火了：

“這牲口，是全隊的半個家當；大家把它們交給你，這是信得過你！可是，眾人拿你當人，你却……”

大虎說到这里，二牛煩了：“得啦，得啦，少說閑話吧！”

“這不是閑話！”大虎接着說，“這是如何對待社會主義的態度問題……”

“算啦算啦！干你的活去吧！”二牛以老大哥的口氣說，

“我用不着你来教育！”

“我早就該教育你，現在我就教育得有点晚了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二牛急了，“我問你：你是干啥吃的？你还以为你当着队长啦？放明白点吧——現在你連芝麻粒大的‘官’都不是！”二牛說出這話后，又覺得不够确切，接着补上一句：“別覺着你是貧協委員！我是中农，你管不着！”

大虎的队长职务，是为了培养接班人，才主动讓給四成的。可是，現在大虎并不提这些。他說：

“今天，我是以公社社員的身份，來給你提意見的！”

“你的意見拿回去——我不接受！”

“你越不接受，我越要提！”大虎又指着牲口棚說，“天快下雨了，你該把这牲口棚仔細检查检查……”

“我用不着你操心！”

“我是为集体的牲口操心！”

“我是飼养員，这显不着你！”

“我好說歹說你不听，那我可去找队长……”

二牛心想：別看他这么說，就凭这样的亲戚，他是不会这么办的……二牛想到这里，便說：“找去吧！队长是我的表侄子——他吃不了我！”

正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小春的喊声：

“大——虎——叔！泥——房——了！……”

大虎順着喊声一望，只見小春已經站在仓房的房頂上。他想：“別打魚摸虾誤了庄稼——先去泥房吧！”于是，便一跺脚走了。

第二章

大虎泥完仓房，回到家时，他老婆正在一筐一筐地背土，准备泥房。说来也怪，大虎没回来的时候，她颠着小脚，一趟一趟又一趟，干得满有劲儿。谁知，她一见老头子的面儿，气又来了。她没好气儿地向大虎说：

“你还家来呀？有能耐甭进俺这个家……”

“这家也有我的一份儿……”

“有你的份儿，泥房你咋不管？”老婆说，“放着你这大汉子，叫俺个老太太背土，也知道丢人不？”

“丢啥人？”大虎说，“我干的那个，比你这个重要的多！”

“好！你那个重要，俺这个不重要。我也不干这营生！”老婆的火气更大了。她说，把筐一扔老远，吓得院子的鸡嘎嘎地叫着，四处奔逃。这时，她那心爱的鸡也不顺她的眼了，便拾起一个坷垃，向鸡投去。受了惊的鸡，扑打着翅膀，乱飞乱窜，蹬得各种家具，叮当乱响。这不算，大虎老婆一边投鸡，还一边骂：“你这些野种，光吃不下蛋，都给我滚！”

她这一闹，把大虎气火了。他一拳砸在桌子上，震得壶碗乱响。他伸开老粗嗓门儿嚷道：“你发啥疯？你不爱社，还不许别人爱社？真少见你这号落后分子！”

老婆毫不示弱。她说：“你甭拍打桌子吓唬猫，俺见过这